



玛侬·列斯戈

〔法〕普莱服神甫著

法国婚恋小说十种





法国婚恋小说十种

玛侬·列斯戈

〔法〕普莱服神甫 著

李玉民 译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一九九四年·北京

(京)新登字002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玛侬·列斯戈/(法)普莱服神甫(Prévost, A. F.)著;李
玉民译.-北京:人民文学出版社,1994.1

(法国婚恋小说十种)

书名原文:Manon Lescaut

ISBN 7-02-001743-6

I.玛…

II.①普…②李…

III.①长篇小说-法国-近代②婚恋小说-法国-近代

IV.I565.44

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

(北京朝内大街166号)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北京市人民文学印刷厂印刷

787×960 1/32 5.3125印张 2插页 100千字

1994年2月北京第1版 1994年2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 00,001—10,000

定价 3.30 元



普莱枫神甫 (1697—1763), 十六岁在巴黎教会当修士, 十九岁从军, 二十二岁重返教会, 一七二八年开始写作, 成果颇丰, 计有小说多卷, 如《一个贵族的回忆录》(1728)、《英国哲学家克莱夫兰先生传》(1731—1738)等, 使他在文学史上留名的小说《马依·列斯戈》是《一个贵族的回忆录》中的第七卷, 后来单独成书。从一七三三年到一七四〇年, 普莱枫神甫还编辑出版了多卷文学刊物, 他率先把英国十八世纪作家理查森的感伤小说翻译介绍到法国, 对法国文学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。

Antoine Francois Prévost

Manon Lescaut

第 一 部

这个故事是在我与格里厄骑士邂逅那天开场的，大约是我动身去西班牙的半年前。我虽然深居简出，但有时不得不顺从我的女儿，作几次短途旅行，出门的时间也力求短些。

有一次，我女儿要我去鲁昂城，请求诺曼底最高法院处理几块土地继承权的问题。那些土地是我外祖父遗留下来的，我把继承权让给她了。返回的路上，第一天晚上我在埃夫勒过夜。第二天从那里上路，走了五、六法里^①路，赶到帕西镇用午餐。我进镇子的时候，看到的景象令我惊奇。整个镇子骚动起来，所有的居民都冲出家门，成群结伙地向一家下等旅店的大门跑去。那里停着两辆带篷的马车。马还没有卸套，累得浑身大汗，看光景是刚刚到达。我停了片刻，想打听一下为什么如此混乱。但是，从那些看热闹的百姓口中，我没有问出什么来。他们根本不理睬我，只胡乱哄哄地拥向旅店。后来，一名身系武装带，肩扛一杆长枪的解差走到门口。我招招手让他过来，请他告诉我那样骚乱的原由。

“没什么，先生，”他对我说，有十二名妓女，我同我的伙伴们要把她们押解到哈佛尔·德格拉斯港，

① 一古法里约合四公里。

让她们从那里上船到美洲去。其中有几个长得很漂亮，大概那些老乡好奇，都跑来看热闹了。”

听他这么一说，如果不是一位老太婆的唉声叹气把我吸引住，我也就离开了。那位老太婆从旅店里走出来，合拢手掌，大声叫嚷着：“真是野蛮透顶啦，这种事太可怕，看了真让人可怜。”

“是怎么回事啊？”我问道。

“唉！先生，您进去，”她答道，“看看那场面吧，多让人心疼哪！”

我也生了好奇心，于是下了马，将马交给我的马夫照看。我拨开人群，好不容易才挤了进去，眼前的情景，果然叫人心里难受。十二个女子，腰间都捆着绳索，六个人连成一串。其中有一个女子，论其神态和姿容，都同她的处境极不相称。若是在另外的场合遇见她，我准会把她当成一位贵妇人。她虽然一副伤心的模样儿，里外的衣服又肮脏不堪，但她那美丽的容貌却并没怎么减色，因此，我对她的敬意和怜悯油然而生。然而，她扯紧系身的绳索，尽量把脸扭向一旁，规避着热闹人的眼睛。她力图躲避的姿势极其自然，好像出自羞涩的心理。押送这些不幸女子的六名解差全在房间里。我把领头的拉到一旁，向他打听那位美丽姑娘的身世。他所能告诉我的只是一些非常一般的情况。

“我们是根据警察总监先生的命令，把她从妇女教养院里提出来的。”他对我说，“事情很明显，她如果品行端正，绝不会被关进那种地方。一路上我多次问过她，她一句也不肯回答。虽然没有命令要我

特别优待她，但对她我还是多少照顾一些，因为我看她比她那些女伴的身分要高点儿。”领头的还说：“您瞧，那儿有个年轻人，他若能把她遭难的原因告诉您，会比我讲得清楚。从巴黎一上路，他就在她身边随行，眼泪总是不断。他不是她的兄弟，就准是她的情人。”

我转身看去，见一个年轻人坐在角落里。他沉浸在冥思苦想之中，我从来还没见过像他那样凄楚的表情。他的衣着很简单，但是一眼就能看出，他是一个非常有教养的世家子弟。我走到他面前，他站起身来。从他的眼神、仪表和举止中，我看出一种非常文雅高贵的气质，便不由得想助他一臂之力。

“但愿我不会打扰您，”我坐到他身边，对他说道，“我想打听打听那位漂亮姑娘的情况，您愿意满足我的好奇心吗？我看像她那样的人，绝不应该落到现在这种可悲的境地。”

他诚恳地回答我说，如若告诉我她是什么人，就得先介绍一下他本人的情况。但是，碍于某些重要的原因，他不便透露身分。

“不过，我可以告诉您一点儿，这是连那帮混帐家伙都知道的事情。”他指了指那些解差，接着说道，“我爱她简直爱得发了狂，害得自己成了天下最不幸的人。在巴黎，我竭尽全力想把她救出牢笼，然而求告无门，计谋不就，用武力也落了空。即使她走到天涯海角，我也绝不离开她。我要同她一道乘船去美洲。”他提到那些解差时还说：“可是，这些卑鄙的骗子丧尽天良，竟然不让我靠近她。我原来倒有个计

划，就是等他们到离开巴黎几里远的地方，公开地袭击他们。我曾经找了四个人，他们见钱眼开，答应帮忙。可是，到了交手的时候，那帮家伙背信弃义，丢下我，把钱拐跑了。使用武力已经无法成功，我只好放下武器，向几个差人提出，我给他们报酬，他们起码得允许我跟他们一路同行。他们见有利可图，也就答应了。他们给我方便，让我和我的情人说话，每次都索取酬金。我的钱很快就被他们勒索光了，如今已囊空如洗。我只要靠近她一步，他们就蛮横粗暴地把我推开。刚才，我还不顾他们的威胁，硬是靠近她，他们竟然放肆地举起枪，将枪口对准我。无可奈何，为了满足他们的贪欲，我只好把自己一直骑乘的一匹弩马在这里卖掉，拿钱打点他们，下一段路程好让我跟着走。”

他说这番话时，虽然比较平静，讲罢眼泪却簌簌地落了下来。我觉得他的遭遇非常离奇感人。

“您的身世秘密不便相告，”我对他说，“我也不勉强了。但是，有用得着我的地方，我倒乐意为您效劳。”

“唉！”他又说道，“希望实在渺茫得很，只好听天由命了。我要到美洲去。到了那里，我起码能同我所爱的人自由自在地一起生活。我已经给一个朋友写了信，请他汇款到哈佛尔·德格拉斯港资助我。我只愁去哈佛尔这段路无法应付。”他伤心地看着他的情侣，又说道，“路上想什么办法，才能给这个可怜的人儿一点安慰呢？”

“那好，”我对他说，“我来给您排遣吧。这点小

意思,请您务必收下。实在抱歉,我帮不上您别的什么忙。”

我送给他四枚金路易^①,没有让解差们瞧见。我断定他们一旦知道他身上有这笔钱,在出售给他方便时,准会要价更高。我甚至灵机一动,想同他们做做交易,好让年轻的恋人在去哈佛尔·德格拉斯这一路上能够随时谈心。我招了招手,让那位领头的过来,向他提出了建议。他尽管厚颜无耻,但还是面有愧色。

“先生,不是我们不准许他同那个姑娘讲话,”他尴尬地答道。“而是他总想呆在她的身边,这对我们不便。他给我们添了麻烦,破费点钱也是应该的。”

“说说看,”我对他说,“需要多少钱,你们就感觉不到麻烦了?”

他竟斗胆向我讨两枚金路易。我当场付给了他。

“不过,你们得当心,”我对他说,“别再向他敲诈了。我把我的地址留给了那个年轻人,再有那种事儿,他会告诉我的。记住,我是有能力惩办你们的。”

为了这件事儿,我用掉了六枚金路易。那位陌生的年轻人举止很文雅,再三向我道谢,这使我确信他绝不会生在一般人家,是值得我解囊相助的。告辞之前,我还同他的情人寒暄了几句。她答话羞怯怯的,又温柔又妩媚。我走出店门时不由得想道,女人的性情真是令人难以琢磨。

① 法国旧金币,一枚金路易值二十法郎。

此后，我返回家园，又过起孤寂的生活，再也沒有听说这件事后来如何。事过将近两年，当我已完全忘却了的时候，又一次天缘巧遇，我才了解到事情的全部始末。

我和我的门生某侯爵由伦敦来到加来。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，我们是在金狮旅馆下榻的。因为有些事情要办，我们不得不在那里逗留了一天一夜。午后在街上闲逛，我瞧见一个人，好像是我在帕西遇到过的那个年轻人。他衣衫褴褛，脸色也比前次惨白得多。他拖着一个皮包，看样子刚刚进城。然而，他的外貌非常俊秀，很容易辨认，我一眼就看出他来。

“我们应该去见见那个年轻人。”我对侯爵说。

当他认出我时，显得格外高兴。

“啊！先生，”他吻了吻我的手说道，“借这个机会，我再次向您表示，您的恩情我终身不忘！”

我问他是从哪儿来的。他回答我说，他是取海道由哈佛尔·德格拉斯来的。前不久，他从美洲回到那里。

“看您手头不怎么宽裕，到我住的金狮旅馆去吧。我随后就去看您。”

我返回旅馆，急不可耐地想了解他不幸遭遇的详情，以及他在美洲的经历。我百般地安抚他，吩咐仆人要对他照顾周到。他不待我催问，就向我讲述了他一生的经历。

“先生，”他对我说，“您待我这样慷慨仗义，如果我对您还有所保留，那可真是问心有愧，成了不知恩

义的小人。我要讲给您听的，不仅仅是我的不幸和痛苦，还有我的放荡生活和可耻的弱点。您听了之后，我相信您在谴责我的同时，不能不对我表示同情。”

我要提请读者注意，我听了他的叙述之后，当即就把他的经历记了下来。因此，读者尽可相信，本书做到了完全准确和忠实。我所说的忠实，甚至包括不幸的年轻人发自内心的感慨和叹喟，我都照录不爽。下面是他的自述，从头至尾，我没有掺杂任何东西。

我出生于 P 城的名门显族。父母送我到亚眠城研修哲学，我十七岁那年结束学业。我在那里生活规规矩矩，被师长们立为全校的表率。博得这种赞扬，倒不是我花费多大气力去争取的，而是因为我生性温和恬静：我潜心学习是出自爱好。我天生嫉恶如仇的一些行为，他们也誉为美德。由于我门庭高贵，学业优异，举止斯文，城里所有有教养的人都熟识我，敬重我。我通过了考试答辩，受到一致好评。主教先生光临了答辩考场，他甚至劝我投身宗教界。他说，我进宗教界准会出人头地，胜过入马耳他会^①。我入马耳他会，是父母的安排，他们已经让我佩戴十字章，赐号为格里厄骑士。

① 马耳他会，天主教的一个国际组织，创建于十二世纪，始名圣—让仁爱会，十四世纪改称罗德骑士会，变为军事宗教组织。一五三〇年，查理五世把位于地中海的马耳他岛赠与该会，因此得名马耳他会。贵族子弟十一岁即去马耳他岛。格里厄出身贵族，故能佩戴十字章，称为骑士。

假期来临，我准备回家省视父亲。他曾答应我，过不久送我进习武院^①。我离开亚眠城只有一点遗憾，就是我的一位朋友还留在那里。我们俩一直情同手足。他比我年长几岁，我们是一起长大的。但是，他由于家境贫寒，不得不进宗教界。我离开之后，他还要修些专业课程，好适应他今后的教职。他的长处很多。在我后面的叙述中，通过他的卓越品格，尤其通过他对朋友的热诚，你们将会了解他的为人。他对待友情的态度就连古人也会叹服。我当时若是听从了他的规劝，就会一直过着纯洁幸福的生活。当情欲把我拖向深渊的时候，他责备我的话，我哪怕能听进一丝半点，也不至于身败名裂到这种地步。他怎么能不痛心呢！他苦口婆心规劝我的话，全被我当耳旁风。我有时还觉得他的话伤了我的面子，甚至以怨报德，认为他太不知趣。

我定下从亚眠城动身的日期。唉！怎么没有确定在头一天走呢！我若是早走一天，就会清清白白地回到父母身边。动身的前一天傍晚，我和我的朋友去散步，他姓梯伯日。我们看见从阿腊斯城来的驿车到了，就信步跟到停车的旅店。我们毫无目的，只是出于好奇。几位妇女从车上下来，随即走开了。但是，一位少女却独自停在院中，一个上了年纪的男人，看样子是她的老仆人，正忙着从篮子里往外掏东西。我从来没想过男女之别，也从来没有稍稍留意看过一位姑娘，大家都称赞我老实稳重。可是那个

① 习武院，贵族子弟服役前练习骑术、剑术的场所，设在巴黎。

姑娘太迷人了，我一见她便顿时燃起情火。我有个毛病，就是非常胆怯，动辄不知所措。但是，我不仅没有退缩，而且居然朝我的意中人走过去。她虽然比我年轻，接受我施礼时却落落大方。我问她到亚眠城来做什么，这里是否有亲友。她天真地答道，是她父母送她来当修女的。我心中一旦注入了爱情，人也就聪敏起来。我立刻明白，让她当修女的意图，是对我的美愿的致命打击。我在言谈话语中让她体会出我的这种心情，因为她比我老练得多。她父母强行送她进修道院，无疑是想扼制她贪图享乐的天性。她这种天性当时已经显露，并且到后来造成了她和我两人的全部不幸。萌生的爱情启迪了我的心智，经院学习使我善于雄辩，我找出种种理由，极力驳斥她双亲的无情决定。她既没有故意冷淡漠然，也没佯装轻慢不经。她沉默了片刻，然后对我说，她也清楚地预料到，今后的命运不会太好。但是，她既然逃脱不掉这种命数，看来这就是天意了。

她说话时明眸含情，忧郁的神态十分迷人，尤其是要把我推向毁灭的厄运的威力，使得我未假思索，就脱口回答她说，我对她十分敬慕，一片深情。如果她信得过，我将不惜生命，坚决把她从她父母的专制中解救出来，并将使她幸福。后来，我一想起当时的情景就感到诧异，是从哪儿来的那么大的胆量，我竟如此流畅地表白了我的心迹。但是，如果爱情不常常产生奇迹，人们就不会把它神化了。我还百般地催促她快拿定主意。那位与我素昧平生的姑娘深知，像我这样年龄的人是不会欺骗的。她坦率地对

我说，如果我有办法能使她自由，那对她就是恩重如山。我一再对她说，只要能救她，就是上刀山下火海，我也在所不辞。不过，我毕竟涉世不深，还不能当机立策，只好作了泛泛的许诺。这对她和我都无济于事。

她的仆人老阿尔居斯走过来，我一时语塞，若不是她见机行事，我的希望恐怕就化为泡影了。见仆人到了跟前，她竟称我表兄，这着实令我吃惊。她还泰然自若地对我说，在亚眠与我邂逅非常高兴。难得一会，她要尽兴地和我共进晚餐，次日再进修道院。我对她的巧计心领神会，并向她推荐一所旅馆，那家老板从前给我父亲当过多年车夫，后来到亚眠城落了户，他对我惟命是从。我亲自带她去旅馆。她的老仆人好像有点嘀嘀咕咕，我的朋友梯伯日则莫名其妙，一言不发，默默地跟在后边。我们的谈话，梯伯日一句也没听见。我和我那漂亮的情人谈情说爱的时候，他一直在院子里散步。他办事谨慎，我担心他会劝阻我，就借口求他办一件事，把他支走了。这样一来，到了旅馆之后无人打搅，我就能和我的心上人畅述心曲了。我很快就发现，我并不像自己想象的那么幼稚。无穷的乐趣涌入我的心田，我以前从未体验过这种快感。一种惬意的暖流传遍我的周身，我激动得说不出话来，仅能用眼神传情递意。玛侬·列斯戈小姐（她对我说，别人这样称呼她）对自己的魅力显得十分满意。看得出来，她的感情冲动并不亚于我。她向我承认，她觉得我很可爱，若是能由我来搭救她，她可太高兴啦。她想了解我是

什么人。一听说我的家世，她对我的爱慕之情便猛然增长。因为，她出身平民家庭，能够赢得一个像我这样出身的情人，她感到非常得意。我们一同商量结合的办法。经过反复考虑，别无良策，只有私奔了。我们必须避开那个老仆人的眼睛，他虽然是奴仆，但对他也不能掉以轻心。我们商定，由我连夜雇好一辆驿车，翌晨趁着她的仆人还没睡醒，就来旅馆接她。我们悄悄地逃走，直奔巴黎，到那儿后就结婚。我大约有五十埃居^①，是平时一点一滴积存下来的。她的钱差不多比我的多一倍。我们就像毫无见识的孩子一样异想天开，认为那些钱够我们用一辈子的了。对其他的盘算，我们也深信不疑。

我踌躇满志，用罢晚餐，便去照计行事。准备工作很便当，因为我原来打算次日启程探视父亲，简单的行装已经收拾妥贴。雇人搬运行李，备好一辆马车，清晨五点钟开城门时守候在那里，这些全不在话下。然而，我碰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障碍，几乎打乱我的全盘计划。

梯伯日虽然仅比我年长三岁，却是一个思想成熟、品行端正的青年。他对我有一种特殊的情谊。见到玛依那样姝丽的姑娘，又见我殷勤地给她引路，还特意把他支开，免不了会觉察到我对她产生了爱情。他没敢回到同我分手的那家旅馆去，怕惹我不快，但去我的宿舍等我了。我回去时，虽然已是夜里十点了，他仍旧守候在那里。我一见是他，脸色就阴

① 埃居是法国一种古币，种类很多，价值不一。

沉下来。他不难看出我心里不大自在。

他开门见山地对我说：“肯定你在打什么主意，想瞒着我，从你的表情上看得出来。”

我粗声粗气地回答说，我有什么想法，没有必要全告诉他。

“当然不必，”他接着说，“但是，你一直把我当成朋友看待。作为朋友，起码该相互信任，开诚相见吧。”

以前，我同他无话不谈，没有半点保留。这次他催了我好久，逼着我把心事和盘托出，我终于向他推心置腹地讲了我对玛侬的爱情。他一边听，脸上露出一边露出不快的神色，着实令我担心。我不慎把逃跑计划告诉他了，心中特别后悔。他对我说，他是我的挚友，不能不全力反对我私奔的打算。他先是希望我能回心转意，把该劝的话全都讲到了，继而声言如果我听到之后，还不放弃那个荒唐的决定，他就要去通知肯定能断绝我这个念头的人。他给我讲了一刻钟的大道理，临了还威胁说，我若是不向他保证今后行事要更明智、更检点，他就将告发我。我被纠缠得没了主张，想到泄露我的秘密真是大错特错。然而，两三个小时以来，爱情打开了我的思路。我发现，我没有向他透露私奔的时间就定在第二天。因此，我打定主意，准备和他含糊其辞，蒙混过去。

我对他说：“梯伯日，直到现在，我还把你当成朋友。我向你说了知心话，是想考验你。我没有骗你，我的确爱上她了。至于私奔的事，也不是草率作出的决定。明天上午九点钟来找我吧，如果可能的话，